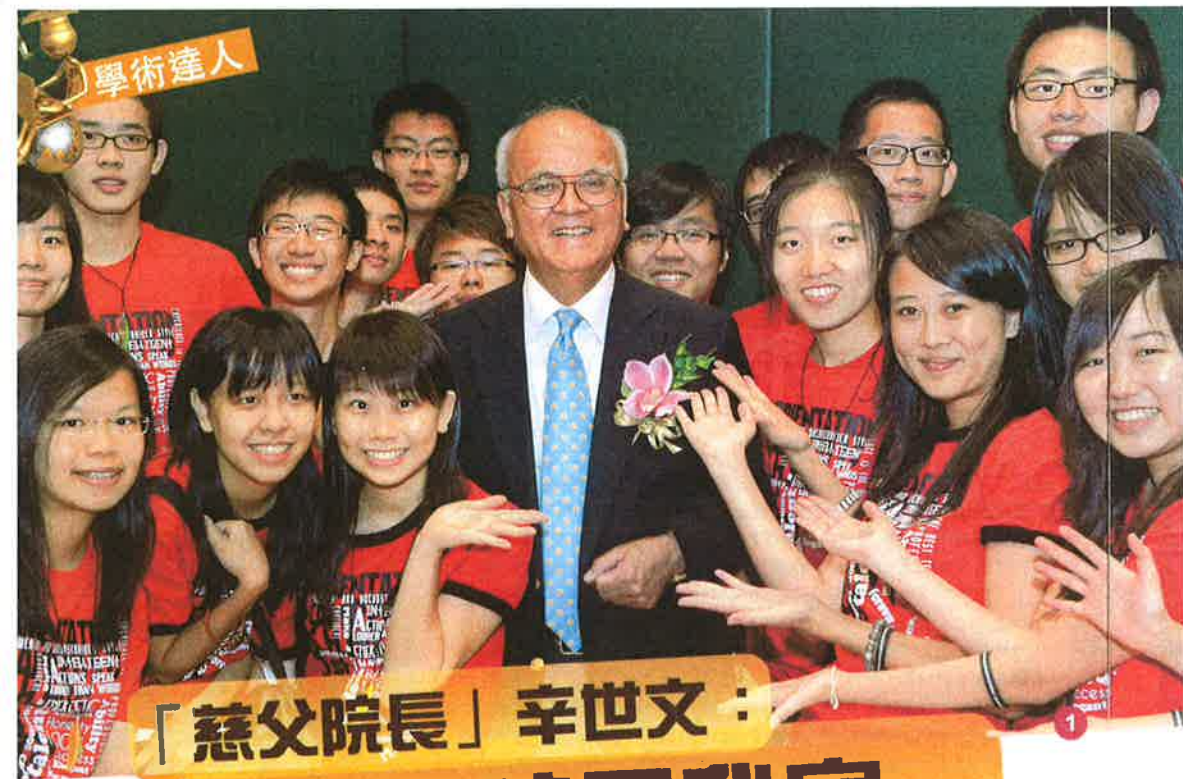


學術達人



「慈父院長」辛世文： 書院是我家

他是全球首位成功複製植物基因的科學家；與中國「雜交水稻之父」袁隆平教授合作，提升水稻產量，幫助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得到溫飽；他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在中國工程科學技術上獲得極高的榮譽和肯定。以上任何一項都是顯赫的功績，而現在，他的歷史名冊將多添一欄——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首任院長。他是辛世文。

這位植物基因的世界權威，選擇減少研究和教學，希望多花時間在善衡書院和學生身上，他說：「書院像我的家，學生像是我的子女，我想多點和他們相處。」猶如一位父親，提及自己的家庭和子女時，帶點自豪和快樂。



1. 辛世文出席善衡書院迎新營，他認為自己多了很多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子女。
2. 全宿共膳是善衡書院的特色，老師與同學能從一起進餐的交流中培養彼此的感情。
3. 辛世文認為科學研究是無止境的，未來將慢慢交給他的學生接手。
4. 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入學儀式，記錄了每位善衡學生入讀時的承諾。右二為辛世文。

本港大學將於2012年起全面實行四年學制，香港中文大學（中大）預料屆時將會增加三千多名本科生，為避免原有四所書院學生人數過多，校方陸續成立新書院。而辛世文教授擔任院長的善衡書院是其中一所新書院，今年首次收生共一百六十名，辛世文提到第一屆善衡學生時，不禁面露喜悅地說：「他們對於入讀善衡很自豪，很多同學都已鼓足幹勁，準備為書院注入活力，我也受到很大的鼓舞。」

深信書院制 有利德育

辛世文投入植物基因研究工作半生，本已屆退休之齡，卻在2006年毅然接受院長一職，全因對於書院制精神有深刻體會，他邊回憶邊微笑說：「我是中大生物系第三屆畢業生，當時新亞書院在農圃道，校舍面積和學生人數都和現在相差很大，同級的生物系同學更只有十五人，師生相處融洽，無論在知識和人生經驗上，都能互相交流分享。直至現在，我和當年的同學依然維持深厚的友誼。」當時中大畢業生社會地位不高，辛世文和不少同學都自嘲為「二奶仔」，但大家互相鼓勵，一同奮鬥，終於還是熬過了艱苦的青春歲月。

1996年，辛世文從外國回到母校任教，眼見校舍變大了，學生也愈來愈多，但書院制精神卻薄弱了，他慨嘆香港不少大學生空有知識，卻喪失了品格，而他深信書院制度能彌補這缺失，「我曾入住兒子在史丹福大學的宿舍，看見不同國籍、年級、學系的人有很多一起生活互相交流的機會，讓我更肯定書院制度能讓學生品格趨向成熟」。

後來他獲得中大管理層的邀請，想到以往的經驗，因此決定出任善衡書院院長，為同學的全人發展盡一分力。

全宿共膳 盼師生睦愛

辛世文接手初期，已希望善衡書院能夠成為同學另一個家，他認為：「家的概念，對中國人尤其重要，在全宿共膳的環境下，希望同學能每天回來和家人吃飯，即使有心事也能找到傾訴對象。而我們作為家長，亦會對子女全力支持，建立互相愛護的關係。」

「我大概會是一個慈父，因我不懂罵人，卻很喜歡和年輕人交流聊天，與他們相處會成為我將來的樂趣。」善衡書院還有四十多個老師關注團團女女的學習和生活，辛世文認為善衡雖小，卻讓他們更能注意到每個學生的發展。

新生入學禮 增歸屬感

善衡書院採全宿共膳模式，師生在宿舍一起生活，每星期有三晚更會共同用膳及參與連帶活動，「除了師生共膳，書院還會舉辦不同活動，如每月一次高桌晚宴、邀請社會名人主持講座、每月的生日會等，希望同學能在宿舍生活中獲益之餘，也能有交誼的愉快」。辛世文由9月開學至今，從沒缺席過書院的活動，貫徹書院為家的團結精神。

此外，每位善衡新生都要經歷入學禮，穿上書院禮袍，簽署誓章，承諾認同書院的使命和恪守院規，一同建立這個家，「我們苦心經營，都為了學生得益，如果他們不認同，那根本沒有意思。入學禮希望讓他們有歸屬感，由簽署一刻開始，他們的名字便會載入書院名冊，肩負善衡書院一員的責任」。

尊重學生 不怕有代溝

現在年青人生活顛倒，作息時間不定，辛世文卻不擔心他與學生因生活習慣的差異而造成衝突，反而他兒子較憂慮。「兒子起初不大同意我接任院長，認為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學生頑皮，都夠我好受了。但我覺得只要雙方建立良好關係，互相尊重，學生不會故意和我作對的。」由當初面試到正式開學，辛世文覺得善衡學生都是成熟、富責任感和有目標的，讓他非常欣慰。

- 辛世文曾在星島報業集團舉辦的「2005年傑出領袖選舉」，獲得教育及科研組別的獎項。
- 辛世文體會內地生活的艱苦，因此他曾回故鄉湛江幫助當地兒童興建新校舍。



辛世文將大半生的時間貢獻在植物基因研究，他認為過程中有得有有失。（黎浩良攝）

鼓勵體驗 內地做義工

辛世文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，他深深認為外地交流體驗，對學生影響深遠：「我希望大部分善衡學生擁有經歷海外生活的機會，因此善衡書院與北京大學蔡元培學院、英國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和美國布朗大學建立了交流生計畫。學生除了能訓練語言能力外，更可以感受其他國家書院特色，體驗當地文化，開拓國際視野。」

另一方面，出生於內地的辛世文，自小家境貧窮，每天以粥和番薯充飢，長大後立志從事植物基因研究，以改善內地人民的糧食問題，他希望學生能往內地從事社會服務，體驗困苦。「同學能親身感受內地生活的艱辛，對人生必定有正面影響，能更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。」

那些年，美好的回憶……



- 當年醉心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學，辛世文（右三）特意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
- 圖為辛世文（右三）與同學在野外參加篝火會的情形。
- 從前新亞的學生不多，與辛世文（第二行，右一）同屆的生物系同學只有十五位，但感情卻非常深厚。
- 1966年，辛世文（右二）從新亞書院畢業，他是中大生物系第三屆的畢業生。

榮耀背後 無暇享天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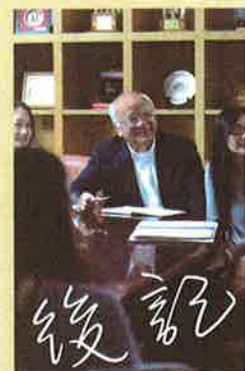
在植物基因研究，辛世文是世界權威；但在家庭方面，他卻笑說自己不及格，微笑背後彷彿帶點辛酸。他認為研究是孤獨的：「那時候每天研究十八小時，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植物基因上。後來太太跟我說，兒子覺得做我的學生比起做我的兒子更好，甚至說長大後不做科學家。那時候非常失落和難過，也感到很內疚。」幸好，辛教授的兒子長大後，明白父親研究的偉大，自己也成為了研究醫學的科學家。

也許以前對家庭的疏忽，令辛世文對於善衡書院這個家更加重視，「我的研究會慢慢減少，交給我的學生負責，畢竟科學研究是永無止境的，應該交給

下一代了；教學方面，只兼顧少許教務和指導研究生。未來的日子，我希望放百分之七十的時間在善衡書院身上」。

擔院長重任 只因喜歡

一所新書院的開始，工作並不輕鬆，辛世文卻踴躍滿志，看起來比我們還要有衝勁，他一臉喜悅地說：「我當初喜歡做植物基因研究，才會如此拼命幹，正如今天我擔任院長，也因為喜歡，從沒有人強迫我。」他已答應了校方，等待第一屆善衡書院的學生畢業後，才考慮退休問題，如他所言，是喜歡才甘願出任。



問及辛教授平日的消遣，他想了一想後，說：「我唯一的消遣活動，是每天早上花一小時在中大行山，既能運動，又可以好好思考。最近則多了一項消遣，就是跟同學們吃飯聊天，好好交流，其實也頗有趣的。」

辛世文說以往曾在中學任教，但受不了重複的上課模式，因此選擇研究之路，研究能發現更多新鮮事，他喜歡這種創新的感覺。現在他又發現了另一個目標，也興致勃勃地面對這項新挑戰，把全副心血都放在這個家身上。